

萧 绰 / 著

本年度最值得阅读的校园搞笑惊悚推理小说

阴暗幽闭的村子里，村民中流传着一个关于双生子的传说……美丽妖艳的村长，古怪干瘦和尚，尾随而来的刑警，似乎都与这个古怪传说背后的阴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就连自己那若隐若现的身世，也隐藏在桃源村后那片已经毁灭多年的废墟之中……

# 尖叫

Jianjiao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星夜校园  
XINYEXIAOYUAN

萧 绰 / 著



# 尖叫

Jianjiao

本年度最值得阅读的校园搞笑惊悚推理小说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尖叫/萧绰著.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7.9

(星夜校园系列)

ISBN 978-7-80240-010-8

I.尖... II.萧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74600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:100009)

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 39 印张 字数 540 千字

2007 年 9 月北京第一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978-7-80240-010-8

定价:66.00 元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大学女生林珞因为室友许鸳抢了自己男友怀恨在心，决定毒死她报复。她设计了一个完美的谋杀计划。就在她以为自己将要成功的时候，却发现早该死去的室友活了过来。紧接着，一系列恐怖的怪事出现在她的周围。自习室桌上的血字，洗手间里半夜的恐怖一幕，活过来的室友和她的前男友又接二连三地死去，就连警察局里负责查案的刑警队长都显得阴冷狡猾，不可捉摸。就在她以为自己就要接近真相的时候，她却发现自己奇怪地谋杀了自己的另一个室友，而过去所有血案的线索此刻全都指向一个人：她自己。

绝望之中的她终于发现，原来自己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复杂的圈套当中，而一切的真相就隐藏在她性格里的另一面，一段不为人所知的过去当中……

【目  
CONTENTS  
录】



第一章 / 1

谋杀

第二章 / 17

葬礼

第三章 / 38

死亡

第四章 / 57

调查

第五章 / 73

山村



【目  
CONTENTS  
録】

第六章 / 98

寺庙

第七章 / 119

林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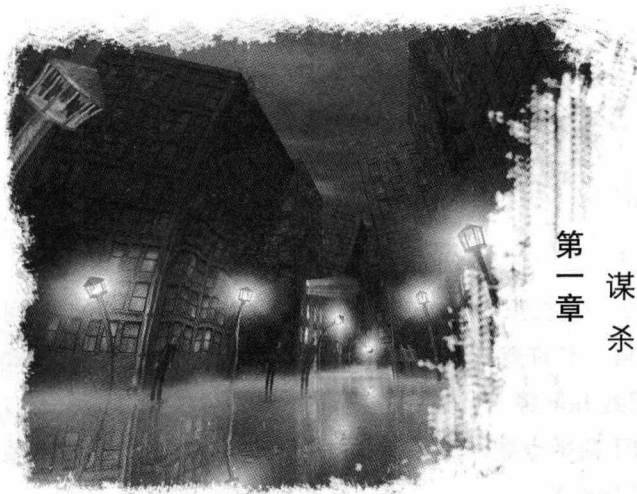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章 / 136

双生子

第九章 / 157

杀戮

尾声 / 202



第一章  
谋杀

林珞小心翼翼地推开那扇门，没有人。  
光洁的大理石地面刚刚打扫过，发出明得晃眼的光来，四张椅子整齐划一地立在漆成深棕色的书桌前，床上的被子整整齐齐地叠着，卫生间里摆着的化妆品也没有动过的痕迹，一切和她离开的时候一样。

她吸了一口气，飞快地跑到了自己的桌子前。桌上那个红色的小小饮料罐，那是她今天一切计划能否成功的关键。

旋开了盖子，她把瓶盖翻了过来。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红色胶囊，里边装着她费了很大力气从化学系里弄出来的剧毒氰化物。她熟练地把胶囊和一块软糖黏合在了一起，小心翼翼地粘在了瓶盖的背面。

她把这样一瓶随时可能成为剧毒物的饮料放在自己的电脑桌前，她的目标是室友许鸳。

这是个没廉耻的女人！一想到她的名字，她的心里就涌起一股仇恨，这个女人没有一点比得上自己，可竟然凭着妖媚的打扮和家里的那点臭钱，抢走了自己的男友马铮。

更可气的是，和马铮分手后的某一天，自己在街上遇到挽着马铮胳膊



尖

叫

膊的许鸳的时候，她竟然还装着不知道的样子，阔气十足地向自己介绍着她的新男友！仿佛当自己不存在一般。

不可原谅。

她咬了咬自己的嘴唇，从那一刻起，无论任何时候，一想到许鸳那张总是挂着媚人笑容的脸，她都发誓，一定要让她为自己的背叛付出代价。

今天，就是这个代价将要来临的日子。

13幢315的四个成员里，小自己一级的徐辰和丁凝因为周末都回家了，就只剩下自己和许鸳在寝室里留守。现在是中午的12点，许鸳从昨天开始起就已经和马铮不知道到哪里逍遥去了，要到晚上5点左右才会回来。徐辰和丁凝她也联系过了，一般情况下，没有超过晚上7点她们是不会在寝室里出现的。

许鸳会在5点左右回到寝室，发现自己不在，没有电脑的她肯定会坐到她的位子上用电脑上网，现在是8月份的夏天，看到桌上摆着一瓶如此诱人的饮料，她一定会伸手把它抓起来，轻轻地摇上两下，然后拧开盖子……

许鸳有这样的一个古怪的习惯，任何的饮料，她都要用手摇两下才喝。而她就要利用她的这个坏习惯来完成这桩“不可能”的谋杀。

瓶子放在寝室里唯一的电脑前面，红色的剧毒胶囊粘在了瓶盖上，只要轻轻的摇晃就会掉进瓶子里，原本没有毒的饮料就在一瞬间成了足够杀死任何人的剧毒饮品，喝下这饮料的许鸳，必死无疑。

在中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里，包括她本人在内，任何人都有可能回到寝室，有可能去喝这瓶饮料，寝室里的电脑也是公用的，换句话说，如果要凭借这剧毒的饮料在她的桌上来指证她的话，任何一个在这段时间内可能回到寝室里的人也都有下毒的可能。

她当然不会冒着毒死自己，或是害死寝室里随便一个人的风险，在这瓶饮料里下毒。软糖会融解在饮料里，许鸳死了以后，见到的这瓶饮料，就只剩下了剧毒的饮料本身而已。

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是她杀了她，她就可以很轻易地脱罪，既除



掉了抢走自己男友的仇人，又完成了一件艺术品般的谋杀案，想到这里，她的嘴角不禁又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。

麻利地把胶囊粘了上去，她旋上了瓶盖，把饮料瓶放回了原处。她最后又看了桌上稳稳站立着的瓶子一眼，坚定地点了点头。

12点15分，她看了一眼墙上的钟。

阳台的窗户已经关得很牢，不用担心塑料瓶被风吹落。书架上的书也是昨天才刚刚整理过的，摆放得很整齐，是不会掉下来碰到瓶子的，老鼠……

她不由得笑了一下，连老鼠都想到了，自己是不是过分紧张了？

她最后凝视了寝室一眼，一切视野里所有的东西都静静地躺在那里，没有一点会动的迹象，她满意地笑了，开了门准备出去。

砰，门又一次关上了。

一只冰凉的手搭上了她的脖子。

“哎呀……”她触电般地惊叫了起来，一下子跳出好远。

“哎呀呀，不过是开个玩笑吧，反应怎么这么大的啦。”说话的是个粗声粗气的女人，顺着声音望去，那是她的同班同学，从大一进来就一直担任班长的苏羽。

苏羽是个超过了一米七十的大个子，无论是性格还是外表，都大大咧咧的不像个女生。她的工作能力极强，私下里，她们也常常亲昵地称她为“大姐”。

林珞长长地吐了口气，她的心脏差点没被吓出来：“原来是大姐啊。不要这么吓我嘛。”

苏羽的脸上露出有些尴尬的表情：“我不过就是偷偷地把手放在你肩膀上，谁知道你的反应那么大……”

林珞的脸一白，刚才自己的反应的确很不自然，她不会因为这发现了什么吧？不会的，以大姐的智商一定不会的，何况自己已经把门锁了她才过来的……

“我饿了嘛，饿的人比较容易被吓到呢。”林珞摆出一个只有美女才有的撒娇表情。



尖

叫

苏羽果然上当，见她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立马换上了同情的神色：“我说呢，你看你，脸都发白了，我记得你还有些贫血吧，哎呀，你看，都12点多了，还不快点吃饭去……”

傻大姐果然是傻大姐。林珞在心里笑了出来，这下她终于放心了：“谨遵大姐号令，小女子这边厢吃饭去也……”说着摆了个迷死人的可爱表情，她转身朝楼下走去。

“哎，对了。”林珞正要走到转角的时候，身后忽然又传来了苏羽那男人婆般的声音。

她的心咯噔一跳。

“下午5点多还有寝室检查，叫你们寝室的人早点回来啊。”

“寝室检查？”她咧开嘴，甜甜地一笑，脑海里掠过那个女人的面孔。正好，就让这检查作为你最后的舞台吧。

“知道啦，我会通知她们的。”女人甜美的声音在楼道里回旋着，响彻了回廊里的每一个角落。

话音未落，林珞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，她没有看见，315号门前斜倚着的苏羽，脸上露出的那一抹冷笑。

4点55分。

林珞看了看表，指针准确地停在了差一点到5点的位置，苏羽说过，检查寝室的人5点到，让他们发现尸体是最好不过了，她也可以趁此机会名正言顺地确认一下许鹭的死。

她飞快地往寝室方向走着，周围的一切，夏天的热风里变得模糊的柳树，汗水淋漓匆匆而过的行人们，都显得如此不值一提。三层楼的台阶，她只用了半分钟不到就走完了。

她到了。

走廊里没有风，薄薄的门板却有节奏般的一张一合，发出难听的嘎吱声。

她进去难道就不懂得关门吗！林珞的眉头皱了一下，随即脑海中掠过那个恐怖的念头，不出意料，在里边的是许鹭的话……



她颤抖着伸出手，轻轻地碰了碰那扇门。

一声刺耳的摩擦声，果然，门是虚掩着的。

她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了进来，飞快地反身把门反锁，整个身子死死地贴在了关得严严实实的门上，生怕还有一点缝隙，会漏过些什么。

耳边连风声也没有了。她这才想起自己的举动有多异常。明明是自己的寝室，却像是贼一样偷偷摸摸的，中午苏羽明明说5点左右有检查么，怎么现在了还一个人也没有，是还没有检查到13幢么，自己却先回来了，如果他们现在来敲门的话，自己岂不是成了最大的嫌疑人？

她的脖子上流下一道冷汗。

微微地抬起头，看了看寝室的钟，5点，没有错，不能再浪费时间了，必须马上离开，否则检查寝室的人就来了，自己就成了头号嫌疑人。她下意识地低下了头，准备转身开门。

眼前的惨状却令她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倒在地上的许鸳侧身躺着，脸色发白，全身因为抽搐而蜷曲着，发紫的嘴唇似乎还残留着血腥的味道，原本最为得意的纤长手指因为过分抽搐而深深地嵌进了肉里。胸前微微伸出的右手前，是那瓶剧毒的饮料，猩红色的液体洒了一地。

她死了。

林珞的身子颤抖着，第一次看见死人，她差点叫了出来。

她拼命地用手捂住了嘴巴，抑制着自己喊出声来的冲动。成功了，是的，她死了，她成功了，她终于死了，她几乎要得意地笑了出来，她终于死了，还死得这么难看，这不就是你一直盼望的么？

她的双腿一软，坐到了地上，不过很快缓过了劲来，眼前的人是许鸳，她死了，是自己杀死的，这是确定无疑了。

当。

一声清脆的响声，像是催命般地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着。

是墙上的钟发出来的。5点整了。

她飞快地闪了出来，往楼梯处走去，现在5点，就算检查组的人现在



尖



叫

从文科楼出来，走到这里也至少要15分钟，足够她从寝室楼里脱身了，今天是星期六，楼里的女生大多数都回家了，不会有多少人认得自己的。

她没有看到，3楼15号房间里探出了一张再熟悉不过的脸孔，那张雪白的脸，充满了她期待已久的死相。

6点，林珞第三次回到寝室。

上楼的时候她就已经发现了异常，来检查的人要是发现了许鸳的尸体的话，这幢女生楼早就应该炸了锅才对，为什么现在如此平静？

她又望了望那幢有些青灰色的大楼，太阳落下去了，黑色的夜幕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笼罩了大半个校园，13幢女生公寓那八角形的面目在这忽明忽暗的阴影里显得分外狰狞。

她用力地咬了咬嘴唇，不管怎么样，她必须回去看看。

她轻轻地推开门。

“珞珞回来啦，凝凝和辰辰都还没回呢，大姐在我们寝室玩。”

她差点晕倒过去，说话的人竟然是许鸳！

虚掩着的门不自然地左右摇晃着，那是门的螺丝没有拧紧的缘故。

应该早就死掉的许鸳，此刻正满脸堆笑地站在她的面前！还是那个熟悉的声音，还是那个她根本无法忘记的容貌，眼前的人确实就是下午被她亲手杀死的人无疑。

这是怎么回事。

她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“怎么啦，看你脸色发白的，一定又是没有吃饭对不对？”说话的是大姐，她的脸上也带着心疼的笑容。

“大姐不是叫你通知我们早点回来嘛，检查都已经过了，你也这么晚才回。”许鸳说。

是的，下午，检查寝室的人应该来过，他们应该是先发现许鸳尸体的人。

想到5点钟自己回来时看到的那个恐怖的情景,她的身体就是一阵颤抖。那个唇边还残留着白色的泡沫,脸色苍白,浑身蜷曲地躺在地上的女人,难道没有死吗?不可能。她已经死了,她必须死。

那么她难道没有死掉,为什么现在还对自己如此亲热?

那瓶饮料!

她的眼睛飞快地在寝室里搜索着那瓶下毒的饮料的影子,可是她失望了,那红色的小塑料瓶始终没有出现在她的视线可以触及的范围里,难道是被扔掉了么?

转念一想,喝下了那样剧毒的饮料,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痊愈,而且还对自己这样亲密,那么说,她根本就没有中毒?难道说下午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是装的,她从一开始就拆穿了自己的把戏,那么她现在和大姐和自己聊得这么亲密是为什么?

死人复活,倒在自己房间里的另一个女人,现在站在自己面前完好无损,高兴地和自己嘻笑打闹的许鸳,还有……她的眼神转了一下,落到了身边那个还在若无其事地和许鸳聊着天的高大女人身上。一直以为她是个没有头脑的女人,现在看起来也不能完全信任,明明是一个自己看起来完美无比的谋杀计划,现在竟然成了一桩她完全无法预料的古怪事件起来。

想到这一点,她的额上就不断地渗出冷汗。

一阵冷风飏飏地灌进了她的脖子里,她打了个喷嚏,说来也怪,都已经是八月盛夏了,还会有这样凉的风吹进来。

大姐苏羽又开始张罗着她去试试许鸳的衣服了,她有些不情愿地转过了头去,偶然间,一个曾经无比熟悉的景象出现在她的脑海里。

阳台的那扇窗子,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人打开,失去了支撑的窗格,没有了魂魄般的在悬空里东摇西晃着。

林珞躺在自己的床上,两眼发直,一夜无眠,她就这么盯着天花板,生怕对面床铺上的那个幽灵走下来谋害自己。

可是整个晚上,许鸳连动也没有动一下。她睡得很死,就像真的死



尖

叫

了一样。

“哎哟，珞珞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肿肿的？”一大早起床，长得如同洋娃娃般精致的徐辰便盯着她说。

“我……没有关系的，只是昨天睡得迟了点。”林珞实在想不出该说些什么，只好这样回答。

“怎么会睡得那么迟，珞姐失恋了？”

“不，不……”林珞正要说话，抬起头，发现许鸳那张妖媚得有些诱人的脸正停留在她的面前。

“哎呀。”她终于忍不住地大叫了出来，担惊受怕了一个晚上，她终于抑制不住了。

许鸳奇怪地看着她：“我的脸上有什么？”她的手抬着，一根手指直直地伸出去，指着自己的脑袋，脸上白蒙蒙的一片，竟然一点血色也没有。

林珞的嘴唇颤抖着，没有说话，她拼命压抑着自己心中的恐惧，飞快地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，奔出了门去。

时钟指向了早晨六点，滴答的声音在寝室里跳动着，没有人说话，寝室留下的却只有一片寂静。

林珞打电话给朱桐，她要见他。

没有人接。

朱桐是她的现任男友。失去马铮以后的很长时间，她都没有再谈恋爱的心情，对她来说，马铮几乎是她生命中的一切，她做不到看着马铮和许鸳在学校里出双入对，而自己身边挽着的却是另一个男人。

直到有一天，朱桐忽然出现在了她的身边，才改变了她的想法。

他们是在一次校办晚会上认识的，朱桐作为赞助商的代表参加了这一次晚会。朱桐是个身高1米80以上的英俊男人，是一家叫做“桃花源”的公司在本市的负责人，无论从外表还是社会地位来说，都是个无可挑剔的男人。晚会一结束，朱桐就在后台找到了林珞，他惊讶地发现，在台上表现得光彩照人、挥洒自如的女孩，台下却独自躲在一个没有人



的角落里哭泣。

林珞是个脆弱的人，她不断借着超负荷的工作掩盖着自己受伤的心。

那一个晚上，他们就像认识已久的老朋友一样说了很多，林珞把失去马铮后所有的痛苦都告诉了他，她倾听着面前这个男人充满智慧的谈话，忽然觉得，失去马铮的痛苦已经消失了许多。他来到了她的生活里，把她拯救出痛苦的深渊。

那以后他们开始了淡淡的交往，她很喜欢和他谈话，他有着和她相似的年纪，却拥有她所不能企及的复杂生活经验。每一次他们都交谈甚欢，他总是能很快地理解她想说的话，她甚至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曾经认识。可是，她却知道自己并不爱他，她爱的仍旧是马铮，朱桐只是在一个恰当的时候闯进了她的生活里。

9点。

13幢315的女生寝室里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静得叫人害怕。

林珞抖抖嗦嗦地迈出了右脚，她走完了最后一级台阶，忽然害怕起回到寝室来。

丁凝和她的男友出去逛了，是不会这么早回来的。徐辰每天总是到十点才下自习。许鸳，即使没有马铮陪着，也不会十一点出现在寝室吧，她就是那么一个轻浮的女人。

那么，我是第一个回到寝室的了。

她自嘲地笑了笑，如果朱桐能多陪自己一会儿也好，可他似乎也不爱自己，或许，这段关系也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……

各种各样奇怪的画面轮番掠过她的脑海，伸出的手却不知不觉地将钥匙插进了紧锁的房门。

很轻松的一扭，锁开了，她推了推门。薄薄的木门却像是抗拒她的力量一般微微摇晃了两下，一点也没有让路的打算。

卡住了吗？

脑海里掠过这样一个疑问，她又加了些力，终于，这一回薄薄的门

尖

叫

没有扫她的兴,只是一个回转,便打开了。

啪。

什么东西倒地的声音,她本能地顺着声音传来的地方望过去。光洁的大理石地板上,清晰地印着一个凳子倒地的影子,黯淡的灯光夹杂着各种微弱的反射,扭曲出一个狰狞的影子。

是谁把凳子堵在门后的。她苦笑了一声。

望着地板上那扭曲的影子,正准备弯下腰去把凳子扶正,另一个念头却像是幽灵般无孔不入地钻入了她的脑海里。

从里边锁住的门,被推倒的凳子原来是用来堵住门的。这么说……  
寝室里有人。

她的背脊一阵发凉,如果寝室里有人,为什么门锁得这么紧,灯也不开,还大费周张地搬了椅子堵在门口。

她不敢想下去了,啪的一声,手中握着的椅子扶手落到了地上。

她抬起了头。

寂静得可怕的女生寝室里,一声惨叫响彻了整个楼层。

“是自杀的么?”

“被害者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吊在了天花板上。房间的门从里边用椅子堵着,从第一目击者的叙述来看,之前没有人进过房间。”

“第一目击者是谁?”

“死者的室友。”

“死者的室友没有进入房间的钥匙吗?”

“有,不过房间的门被死者从里边用椅子堵住了,发现死者的尸体之前应当没有人进入过寝室。”

“也就是说死者自己锁了门,用椅子堵住了房门后再用床单把自己给吊死了。”

“可以这么说,具体的情况还要等尸检的报告出来。”

“等报告出来的话,就几乎可以确定是自杀了吧。”

国字脸的刑警队长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,向着身边的年轻警员耳





语了几句,便独自往房间外边走来。

越城区警察局是晚上9点10分接到报警电话的,那时候他正在和值班的女警悠闲地泡茶。根据死者的室友表示,她们在早上8点左右就全部离开了寝室,就再没有看见过死者许鸳的身影。

发现死者的人是许鸳的室友林珞。9点左右她回到寝室想要开门进去,却奇怪地发现房间的门被堵住了。她强行推开了门,发现死者已经吊死在房间的天花板上。

死者的其他室友分别在发现死者半小时之后回到了寝室,她们都表示在早上离开寝室以后并没有回来过。

初步判断,死者是用白色的床单穿过单人床上部的铁环自杀身亡的,当然,这只是初步的结论。具体的情况得等明早鉴定科的尸检报告。

以上是有关本次案件的基本情况。

30多岁的魏警长苦笑了一声,这又是一起大学生为情自杀的事件吧,自从他被调到了燕江大学所在的越城区,这样的事情已经经历过不下数起了。总之,现在的这些大学生没有几个正常的。

他望了望眼前的死者一眼。尽管已经死去超过了两个小时,许鸳的皮肤还是很有弹性,挑起的秀眉,微闭的嘴唇,油黑发亮的头发依然绽放着年轻人特有的光泽。

“还是个美女。”他自言自语地说,朝里边的巡警们挥了挥手,让他们来把尸体抬走。

“对……对不起。您是……警长吗?”

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,颤抖的声调里微微透着一点害怕。他转过了头去,是发现死者的第一目击证人,死者的室友林珞。

“有什么事吗?”他朝着她点了点头。

“许鸳她……我是想问……她真的……死了吗?”

魏警长有些奇怪地盯着眼前的这个女大学生。她的身体僵硬,直直的立在自己的面前,两只手紧紧地握在胸前。她显然是很紧张,嘴唇不住的上下颤抖着。

“死了。”或许是第一次看见这么残酷的情景吧。他这么想着,轻轻

